

第六十九章 破冰如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京都的雪止了又下，不似北齊上京城雪勢的灑脫幹脆，又不似澹州那般絕無雨雪煩心，偏如江南的春雨一樣纏綿地令人煩惱，範閑有些惱火地伸手拂去發上的雪粒，看著王府門口的大皇子說道：“吃個飯，何至於這般緊張？”

其實大皇子沒有說錯，如果帖上的落款沒有北齊大公主的名頭，範閑甭說會不會提前溜，便是來不來也是不一定的事情。

範閑有些痛苦地想著：你們皇族兄弟聚會，把我這個歸宗的範家子弟喊來幹嘛？他是真不想來，一是不願意在局勢不明的情況下看見二皇子兩口子，二來自己正想著那些陰險事兒，如果太子這個被自己陰的對象繼續溫和地與自己交談，自己該怎麼辦？

沒有他說話的份兒，他的妻子已經眉開眼笑地站在了大皇子的麵前，嘻嘻笑著說了幾句，然後二人並肩往親王府裏走去。

範閑看著這幕兄妹情深的景象，心想這哥哥可不是堂哥哥，心中酸意微作，哪裏還有不進府的可能？

和親王府，範閑來過的次數並不多，一跟進府自然有人伺候著坐下，範閑往四周看了看，沒有瞧見旁的人，便把心放了下來。

那邊廂婉兒正在久未見麵的大皇兄熱乎乎地說著什麼事情，範閑一個人坐在廳內無聊，也懶得去插話，半閉著眼睛養神，隻是身旁的話語總在往他的耳朵裏鑽，一時是婉兒在調笑大皇子婚後的模樣。一時是大皇子在問婉兒在江南過地可還習慣，範閑有沒有欺負他，江南的景色如何？杭州會究竟是個什麼衙門？

等婉兒向大皇子解釋清楚，杭州會和衙門沒有什麼關聯後。範閑已經忍不住打起精神來，心裏覺著無聊，想這一對兄妹假假也是皇族裏的重要人物，一人還是曾經領軍殺人的大將軍，怎麼聊起天來，和藤大家媳婦那些三姑六婆差不多？

正自腹誹著，忽然感覺到身後一陣微風吹來。他警惕地睜開眼睛，回身望去，隻見一位身著華麗服飾地年輕美婦掀簾而入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盯了一眼那女子雲鬢之上插著的一朵珠花。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見過王妃。”

來者正是北齊大公主，如今的和親王妃。這位異國貴人當年嫁入南慶，範閑便是當路的使節，二人一路千裏同行，自然也比旁人多了幾分熟稔。

隻是自從大皇子與她成婚之後，範閑與她自然不方便保持關係。便是彼此暗中的某些應承也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踐的餘地，多時不見，竟覺著有些陌生。初一見禮之後，範閑便不知道應該再說些什麼。

林婉兒見王妃出來了，也趕緊站起身來行了禮，卻硬被這位王妃逼著她按民間規矩叫了聲嫂子。

王妃相貌端莊，尤其是眉梢眼角裏透著股大氣，讓人看著可親可喜，隻是此時那對寧靜眼光一轉便又盯住了範閑，透出了一絲異色：“多日不見小公爺，不知小公爺近來可好？”

範閑與她對麵朝著。早已看出這女子眼中柔和中的那絲厲氣與嗔怒，再加上連著兩句小公爺轟了過來，當然心知肚明對方有氣，隻是他清楚，王妃的怨氣當然與男女之事無關，也不是真的怨自己送親回國之後便少見麵交流，隻怕還是那崇蔥巷的事情...發了！

他下意識看了一眼大皇子地臉色，發現那廝居然還能強作鎮靜，也隻好掩了尷尬笑道：“大公主這話說的...還是如往日叫我範閑的好，要不...叫妹夫？”

這笑話雖然並不好笑，但是範閑言語間地稱呼非常有講究，他依然敬稱對方為公主，這用的是舊日稱呼，一者讓對方想想當日的舊情，二者他知道，王妃聽著這聲稱呼一定會心氣順許多。

北齊大公主雖然嫁的是南慶大皇子，並不怎麼辱沒自己身份，但畢竟是遠嫁異國，而且當時成婚的背景是兩國戰爭以南慶勝利而結束，所以這門婚事對於北齊人，尤其是大公主自身來說顯得有些不大光彩。

更何況大皇子封地是和親王，和親和親，是什麼意思？每每想到大皇子的王號，範閑都忍不住想笑，心想皇帝老子果然是個很陰酸記仇的家夥，大公主隻怕恨死了和親王妃地名字。

果不其然，王妃聽著大公主三個字便怔了怔，她在南慶生活了近兩年，嫁了個不錯的男子，過著不錯的生活，可是...畢竟身在異鄉，她雖然嚴禁府中下人以全稱敬稱自己，但是也許久沒有人叫過她公主了。

王妃的眼色頓時柔和了起來，看著範閑微微一笑，暫時放棄了找他麻煩的想法。

林婉兒和大皇子都是聰明人，當然聽出先前兩句話裏，範閑與王妃就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試探，不由麵麵相覷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覺得這兩位真累。

四人落座閑話不過數句，範閑便忍不住扭頭看了一眼大門的方向，搖頭說道：“我便說今天來早了，婉兒非要催我。”

“人都齊了，就等你。”大皇子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你這新晉公爺的麵子大，讓兩個王爺等你。”

範閑微微一怔。

“太子殿下今天不會來。”大皇子解釋了一下，說道承乾已經送了份重禮過來，而二皇子、二皇妃與弘成兄妹二人此時早已坐到了後圓。

太子不來讓範閑的心裏輕鬆不少，他也清楚這是很正常地事情，太子的身份不同，乃是國之儲君，雖然這兩年的位置看似有些動搖，可位次依然高在諸皇子之上，皇族家庭聚會，請肯定是要請他的，但是他也不方便過來。

婉兒驚訝說道：“二哥他們都到了，那我們還坐在這兒幹嘛？”

這不是問的蠢話，而是刻意削弱大皇子說出那話時，對廳內氣氛造成的不良影響。大皇子聽著婉兒說話，笑道：“我們這就過去吧。”然後他看了範閑一眼。

範閑苦笑一聲，心想來都來了，難道你還怕我玩一出大鬧王府，痛打二殿下？一麵想著，一麵起身攜著婉兒往後圓裏走。

大皇子夫妻二人同時搖了搖頭，心想範閑這廝還真是沒有作客的自覺，也跟著往後圓行去，隻是出廳時，王妃想到了範閑與自家王爺私底下的勾當，忍不住皺了皺眉頭，一旁的大皇子歎了口氣，心頭顫了一顫。

...

這座王府是前年時節奉旨欽造，主要為的就是兩國聯姻所用，為了體現慶國臉麵，王府修的是毫不節約，專門豪奢，占地極為廣闊，一行人往圓裏走了許久，才遠遠看著一個臨湖的花廳，裏麵隱隱傳出說話的聲音。

湖並不大，今日天氣比昨日稍好，水麵之上的薄冰片片破碎，卻沒有法子蕩開，隨著湖水一起一伏，反射著天上層雲裏的淡淡灰光，看上去就像無數片寶石一樣。

而那花廳也格外精巧，臨湖的三麵的黑木窗格密封的極好，裏麵又懸著擋風的棉簾，偏在正中間約摸半人高的位置，開了一道細狹的口子，上麵鑲著內庫出產的上等玻理。

如此設計，既可以讓湖上的寒風幹擾不到年輕貴人們的興致，又可以透著窗戶欣賞一下冬日裏的美景，頗見心思。

範閑望著便笑了起來：“我喜歡這個地方。”

“喜歡以後就多來，又不是外人。”大皇子眼睛看著前麵，不知道這外人二字有沒有更深的意思，說道：“這府裏最初還要堂皇些。隻是不喜歡，好在王妃有巧心思，修改了許多，早已不是當初的模樣。你若真的喜歡，就得去拜拜她。”

範閑回頭看了王妃一眼，笑著沒說什麼。

大皇子略微有些驕傲說道：“旁人說我懼內也好，如何也罷，反正她喜歡什麼，我總要給她弄了來，便說這沿著花廳地一圈玻理，便花了我不少銀子...”

王妃聽著這話心裏喜歡，在範閑夫妻麵前又有些掛不住臉，悄悄剗了他一眼。

大皇子啾啾笑著轉了話題：“說到這玻璃。還真是貴，說起來，你如今也是內庫的大頭目。以後再要換玻璃，你可得賣我便宜點兒。”

範閑求饒道：“我說殿下，您就饒了我吧，堂堂一位大將軍王，眼裏還把這點兒玻璃放眼裏？甯說便宜這種話。以後您要內庫裏什麼東西，寫封信過來，我給你置辦。”

大皇子反而不喜。搖頭說道：“內庫要緊，你替朝廷掙銀子都要花在河工邊患上，可不敢在這裏吃好處。”

範閑知道大殿下就是如此忠耿的人物，也不意外，笑著說道：“隻是你拿玻璃來討好大公主，隻怕以後可就要花大錢了。”

大皇子異道：“如何說？難道我這院子裏用的玻璃還少了？”

王妃在一旁掩嘴笑著也不說話。

範閑嘲笑說道：“大公主自幼可是生長在北齊皇宮裏...您是沒去那皇宮逛過，大殿地頂上一溜用的全是玻璃，天光可以透進去，映到青石玉台和台旁的清水白魚。”

大皇子大吃一驚。歎道：“以往隻是聽說，心想著不可能如此誇張，王妃也未曾與我聊過...難道竟是真的？”他嘖嘖歎著，心裏生出了別的念頭，暗想北齊皇室奢華如此，難怪國力日見衰弱，不堪一擊，隻是這話當著自己妻子的麵卻是不大方便說，隻好生咽了下去。

範閑先前說了那句話，自己也陷入了北齊之行的回憶之中，他是極願意欣賞壯觀或者美麗到了極點的东西，所以對於上京城印象一直極好...當然，那城裏的姑娘也不錯，不自主地唇角便開始泛起了一絲怪怪的笑容。

王妃此時也開始想念故國的風光。

林婉兒看著範閑唇角地笑容，忍不住抿了抿嘴，哼了一聲。

便這樣各有心思入了花廳，廳中二男一女三人早已迎了過來，正是二皇子與弘成兄妹二人。

柔嘉郡主親熱地喊著聲婉兒姐姐，婉兒親熱地喊了聲二哥，弘成親熱地喊了聲安之，幾人就著湖景與南方送來的貢果閑聊了起來，聊的十分安然自在，就像是這幾年裏京都並沒有發生那些事情一般，就像範閑與二皇子真真是親到不能再親的兩兄弟。

這便是皇族子弟天生的一種能力了吧？

範閑一麵在心中喟歎著，一麵聽著眾人地說話，他知道大皇子今天設宴的真實用意是什麼，而且他也擔心弘成會再次踏上二皇子的那艘船...隻是像這種偽裝真實麵目地談話雖然他也很擅長，但他依然不像自幼活在皇室中的諸位那般能適應。

他告了個饒，尿遁而去。

...

便在離花廳不遠的一處小院角落旁，被仆人帶到這裏來的範閑麵色一驚，看著從裏麵出來的那位姑娘家，那位眼睛亮若玉石，沒有一絲雜質的姑娘家。

範閑揮手讓那仆人離開，看著滿臉驚愕，手還放在裙襖腰間的葉靈兒，又好笑又好氣說道：“姑娘家，也不注意一下儀容，不知道在裏間整理好了再出來？讓下人瞧著像什麼話。”

葉靈兒掩嘴一笑，說道：“我就這模樣，師傅...”

話一出口，二人同時間愣了起來，陷入了沉默之中，他們此時才想起，這一年不見，葉靈兒早已嫁人，貴為王妃，不再是當年那個纏著範閑打架的刁蠻小姑娘，而範閑...還能是她的師傅嗎？

